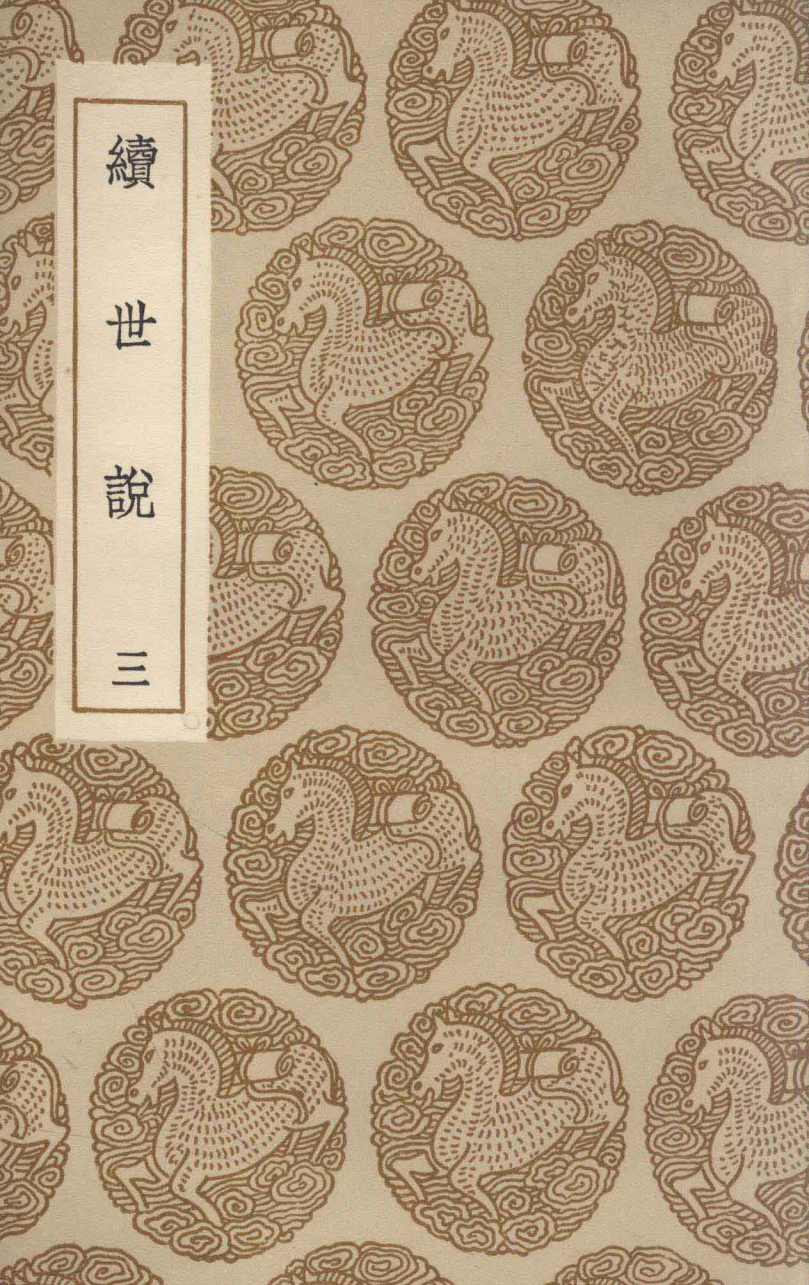


續
世
說
三





續 世 說
(三)

孔 平 仲 撰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續
世
說
冊
三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沈

撰者 孔 平 仲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 務 印 書 館
上海及各埠

續世說跋

孔平仲續世說十二卷。世說傳本。今所傳乃影宋沅州公庫使刊本。錄自劉宋迄後周。仍分三十八門。於南北朝取李延壽於唐取劉昫於五代取薛居正其譌脫處。竝得據諸書訂正。今薛史從永樂大典重輯。有數條可轉據此書補之。惜餘姚邵學士分纂時未見也。曾慥類說三十一錄續世說。有江南李景宮中作高樓。衆皆歎美。蕭儼曰。恨樓下無井。以此不及景陽樓。在張溥請復八館條上。今此條闕。疑傳寫失去。至事文類聚後集三十七引孫恪遇猿女事。亦注續世說。其文不類。當是祝穆之誤。戊戌秋仲。兩窗無事。覆校畢。識數語。付剞劂氏。錢熙祚。

續世說卷第九

感溺

黜免

傷逝

汰侈

感溺

宋顏延年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嘗盪延年。墜牀致損。子竣殺之。延年痛惜甚至。嘗於寢坐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以冬日臨哭。忽見妾排屏風以壓延年。延年懼墜地。因病卒。孝武時。竣貴用事。稱六貴人。

北齊武成見空中五色物。稍近。變成一婦人。去地數尺。亭亭而立。食頃。變成觀世音。徐之才曰。此色欲多大虛所致。卽處湯方。服一劑。便覺稍遠。又服。還變成五色物。數劑遂愈。

唐中宗韋后。帝在房州時。常謂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牀。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

姜皎。元宗在藩。見而悅之。皎亦委心焉。及卽位。召爲殿中少監。數召入臥內。命之捨敬坐侍。

○坐原作由。據後唐書改。宴

私與后妃連榻。間以擊毬鬪雞。常呼爲姜七而不名也。賜以宮女名馬珍物。不可勝數。嘗與皎在殿庭翫。一嘉樹。皎稱其美。遽令徙植於其家。後爲太常卿。楚國公又爲之下敕辨謗云。悠悠之談。嗷嗷妄作。醜正惡直。竊生謗言。

天后時。張昌宗得幸。又薦其兄易之。由是兄弟俱侍禁中。傅粉施朱。衣錦繡衣。詔置奉宸府。以易之爲令。令選美少年爲左右奉宸供奉。右補闕朱敬則上疏云。陛下內寵有薛懷義。易之兄弟足矣。尙舍奉御柳模。自言子良賓。潔白美髯。左監門衛長史侯祥。自云過於懷義。專欲自進。堪奉宸內供奉。無禮無義。溢於朝聽。則天勞之曰。非卿直言。朕不知此。賜綵百段。

元宗時。張瑋王琚王毛仲。皆鄧通閹孺之流也。毛仲本高麗人。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每入侍宴。與諸王姜皎等御幄前連榻而坐。元宗或時不見毛仲。則悄然思之。如有所失。見之。則歡洽連宵。有至日晏。

○原本至作鎮據舊

唐書改

徐浩嬖其妾侯莫陳氏。以妾弟冒選。託侍郎薛邕。注授京尉。爲御史部夫彈吏。集自賢所棲李大郎。筠侍殿學士。貶明州別駕。

喬知之有侍婢曰窈娘。美麗歌舞。爲武承嗣所奪。知之怨惜。因作綠珠篇以寄情。密送與婢。婢感憤自殺。承嗣大怒。因酈酷吏羅織。知之下獄死。

太宗俘虜天竺國人。就其中得方士那羅邇婆寐。自言二百歲。云自有長生之術。太宗深加禮敬。館之於金闕門內。造延年之藥。令兵部尙書崔敦禮監主之。發使天下採諸奇藥異石。不可勝數。延歷歲月。藥成。服竟不効。放還本國。

武宗奉道。寵道士趙歸真等。築望仙臺於南郊。尊號中令增明道字。毀天下釋教。以銅像鐘磬鑄錢。上餌金丹。性加急躁。喜怒不常。會昌五年。秋冬以來。覺有疾。而以爲換骨。上秘其事。外人但怪上希復游獵。宰相奏事者。亦不敢久留。明年上仙。宣宗卽位。誅趙歸真。流軒轅集於嶺南。旣而自受籙于劉元靜。迎軒轅集於禁中。餌方士藥。日覺躁渴。疽發於背。遂弃天下。

黜免

宋徐羨之不悅顏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郡令。卿又爲始安。可謂二始。延年後又爲劉湛所出。爲永嘉太守。甚怨憤。作五君詠。其詠阮咸云。屢薦不入官。一麾乃出守。蓋自序也。

宋袁淑不附劉湛。大相乖忤。淑乃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乃以久疾免官。

隋文帝寵任高穎。後坐事免。以公就第。文帝謂侍臣曰。我於高穎勝兒子。雖或不見。常似目前。自其解落。

瞑然忘之如無類。不可以身要君。自云第一也。

唐蕭瑀以房元齡杜如晦新用事。新封倫而見疎。心不能平。上封事論之。而辭旨寥落。由是忤旨。廢于家。其後又超知政事。累獨奏云。元齡以下相與執權。有同膠漆。但未反爾。太宗爲之信誓。積久銜之。因瑀請出家。許之。又云。不能出家。下詔切責。出牧小藩。仍除其封。

顏籀字師古。爲秘書少監。多引後進之士。爲郎校。抑素流。先貴勢。雖富商大賈。亦引進之。人言其納賄。由是出爲郴州刺史。未行。太宗惜其才。謂之曰。卿之學識。良有可稱。但事親居官。未爲清論。所許。今日此授。卿自取之。朕以卿曩經任使。不忍遐棄。宜深自戒勵也。師古父名思魯

文德皇后崩。百官縗經。率更令歐陽詢。狀貌醜異。衆咸指之中書舍人許敬宗。見而大笑。爲御史所劾。左授洪州司馬。

李義府作相。罪惡貫盈。陰陽占候人杜元紀。爲義府望氣云。所居宅有獄氣。積錢二十萬。乃可厭勝。義府信之。聚歛更急。爲人所發。除名。長流嶺州。朝野稱慶。爲之語曰。今日巨唐年。○原本巨作似。據舊唐書改。還誅四凶族。司

刑太常伯劉祥道。推鞠其事。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破銅山大賊李義府。露布榜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露布有云。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謂此也。

李繁無行。父泌與梁肅友善。肅卒。繁亂其配士。論欺駭。繁坐此。積年委弃。起爲太常博士。太常卿權德輿

奏斥之後除大理少卿諫官御史章疏相繼出爲亳州刺史。

潘孟陽以度支副使巡江淮但務游賞與婦女爲夜飲及歸大失人望罷爲大理卿憲宗令鄭敬宜慰江淮戒之曰朕宮中用度一匹以上皆有簿籍唯賑恤貧民無所計算卿今登車傳令宜體吾懷勿學潘孟陽所至但務酣飲游山寺而已其爲人主薄如此。

張仲方九齡之族也爲度支郎中太常諡李吉甫爲恭懿仲方駁之曰通敏資性便媚取容故載踐樞衡疊致台袞大權在已沈謀罕成好惡徇情輕諾寡信

○原本諸語脫
據舊唐書改

詔淚在臉遇便則流巧言如簧應機必

發憲宗貶仲方爲遂州司馬自駁諡之後爲德裕之黨擯斥坎軻而沒

楊虞卿能朋比唱和李宗閔待之如骨肉時號黨魁京師訛言鄭注爲上合金丹須小兒心肝密旨捕小兒無算民間相告語局鎖小兒甚密街肆惴惴上聞之不悅鄭注不自安御史大夫李固素疾虞卿朋黨乃言此語出於虞卿之從人上怒收虞卿下獄其家稱冤自京兆尹再貶虔州司戶

李邕貶欽州遵化縣尉後爲滑州刺史上計京師邕素負美名頻被貶斥皆以邕能文養士賈生信陵之流執政忌勝糾落在外人間素有聲聞後進不識京洛阡陌聚觀以爲古人或將眉目有異衣冠望風尋訪門巷

元和初章執誼貶崖州司戶參軍刺史李申憐其羈旅乃舉牒云前件官久在朝廷頗諳公事幸期佐理

勿憚麼賢事須州攝軍以衙推。

朱全忠弑昭宗以裴樞朝廷宿望全忠奏以伶人張廷範爲太常卿樞以爲必非元帥之旨持之不下全忠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識真淳不入浮薄之黨觀此議論本態露矣李振言於全忠曰朝廷所以不理皆由浮薄之徒紊亂紀綱不若盡去之全忠以爲然有以名檢自處聲迹稍著者皆指爲浮薄貶逐無虛日晉紳爲之一空。

五代李知損仕晉以受賂謫均州仕漢以使江淮行止穢雜謫棣州司馬至周徵還又上章求爲過海使世宗怒除名配沙門島知損將行謂所親曰余嘗遇善相者言我三逐之後當居相位余自此而三矣後才歲餘卒於海中。

傷逝

梁王規字威明卒皇太子與湘東王繹書曰王威明風韻逾正神峯標映千里絕迹百尺無枝寔俊人也一逝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鏐長淮絕涸。

宋范煜謀逆子藹連坐就刑於市煜醉藹亦醉藹取土果皮以擲煜呼爲別駕數十聲煜問曰汝瞋我耶藹曰今日何緣復瞋父子同在不能不悲爾煜妻來別先撫藹回罵煜曰君不爲百歲阿家不感天子恩遇身死固不足塞罪奈何枉殺子孫煜乾笑而已藹幼而潔整衣服竟歲未嘗有點塵死時年二十齊豫章王嶷薨武帝哀痛敕王融作銘曰半岳摧峯中河墜月帝流涕曰此正吾所欲言也。

陳魯廣達爲將。陣亡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宋孝武殷淑妃卒。邱靈鞠獻挽詞三首云。雲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璫句嗟賞。

唐明皇西幸至馬嵬驛。楊貴妃縊死。瘞於驛西道側。上皇自蜀還。密令中使改葬於它所。初瘞時。以紫褥裹之。肌膚已壞。而香囊猶在。內官以獻。上皇視之。悽惋。令圖其形於別殿。朝夕視之。

元宗楊皇后。肅宗之母也。元宗命張說爲埋銘云。石獸澁兮綠苔粘。宿草殘兮白露沾。園寢闐兮脂粉膩。不知何年開鏡奩。

朱梁末帝。唐莊宗納其妃郭氏。許收葬末帝。殷鵬作誌文。警句云。七月有期。不見望陵之妾。九嶷無色。空餘泣竹之妃。聞者爲之悽然。

汰侈

梁賀琛言於武帝云。今之宴喜。相競誇豪。積果如邱陵。列肴同綺繡。習以成俗。日見滋甚。宜嚴爲禁制。導以節儉。糾奏浮華。

○原本浮作繁。據梁書改。南史同。

變其耳目。夫失節之嗟。亦民所自患。正恥不能及羣。故勉強而爲之。苟

以純素爲先。足正彫流之敝。宋武帝時。嶺南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帝惡其精麗勞人。卽以付有司。彈太守。以布還之。并制嶺南禁作此布。

夏世祖性豪侈。築統萬城。高十仞。基厚三十步。上廣十步。宮牆高五仞。其堅可以厲刀斧。臺榭壯大。皆彫鏤圖書。被以綺繡。窮極文采。魏主入其城。顧謂左右曰。叢爾之國。而用民如此。欲不亡得乎。

魏河間王琛。駿馬十餘匹。以銀爲槽。窗戶之上。玉鳳銜鈴。金龍吐旒。

徐湛之產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資質端美。衣服鮮麗。每出入行游。塗巷盈滿。雨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昶之子。也。並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尙。都下語曰。安成食。臨汝飾。湛之兼何孟之美。

湛之孫綰。字君倩。仕梁爲湘東王鎮西咨議參軍。頗好聲色。侍妾數十。皆佩金翠。曳羅綺。時襄陽魚宏。亦以豪侈稱。府中謠曰。北路魚。南路徐。

宋謝靈運性豪奢。車服鮮麗。衣服多改舊形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梁蕭宏奢侈過度。修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餘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屐直千萬。豫章王綜。以宏貪吝。遂作錢愚論。

魚宏嘗謂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鼈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盡。大丈夫生如輕塵棲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酣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盛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爲腳。

○原本重譌
字据南史改

陳孫瑒居家頗

失於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歌童舞女。當世罕儔。及出鎮鄆州。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菱。良辰美景。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亦一時之勝賞焉。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臺。重不可載。

○原作車不可載。據北史改。

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

殿。香塗粉壁。玉砌金階。梁柱棖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飾之美。每與賓客妓女絃歌於上。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煬帝作西苑。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院以四品夫人主之。翦綵爲菱荷。乘輿臨幸。則去水而布之。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游西苑。作清夜游曲。馬上奏之。

唐太宗盛飾宮掖。明然燈燭。與蕭后同觀之。謂曰。朕施設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荅。固問之。曰。彼乃亡國之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爾。帝曰。隋主何如。蕭后曰。每至除夜。殿前諸位。設火山數十。盡沉水香根。每一山。焚沉香數車。以甲煎簇之。燄起數丈。香聞數十里。一夜之中。用沉香二百餘車。

○原作乘。據類說引改。

甲煎二百餘石。房中不燃膏火。懸寶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妾觀陛下。殿前所焚是柴木。殿內所焚是膏油。但覺煙氣薰人。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心服其盛。

元宗以風俗奢靡。開元二年秋七月。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宜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無得服珠玉錦繡。繡也。

楊銛楊錡韓號秦三夫人競開第。各極壯麗。一堂之成。動踰千萬。既成。見它人有勝己者。皆輒毀而改爲。號國尤爲豪蕩。一旦帥二徒突入章嗣立宅。卽撤去舊屋。自爲新第。但授章氏以隙地十畝而已。中堂旣成。召匠巧。埽約錢二百萬。復求賞拔。號國以絳羅五百段賞之。噉而不顧。曰。請取螻蟻蜥蜴記數置堂中。苟失一物。不敢受直。

元宗每十月幸華清宮。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寶之煥發。遺鈿墜鳥琴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

天寶九載。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尙。元宗命官姚思藝爲司校進食使。水陸珍羞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元宗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極壯麗。不限財力。旣成。具幄幕器皿充牣其中。布帖白檀牀二。皆長一丈闊六尺。銀平脫屏風帳一方一丈八尺。於廚廐之物。皆飾以金銀。金飯甕一。銀淘盆二。皆受五斗。纖銀絲筐及笮簪各一。它物稱是。雖禁中服御之物。殆不及也。上令中使護役常戒之曰。胡眼大勿令笑我。

郭孝恪性奢侈。僕妾器玩務極鮮華。雖在軍中。牀帳完具。嘗以遺行軍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一無所受。太宗聞之。曰。二將優劣之不同也。郭孝恪爲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耳。章陟安石之子。門地豪華。早踐清列。侍兒閹闈。列侍左右者千數。衣書藥石。咸有掌典。輿馬僮奴。勢踰王

家主第。

裴冕性奢侈。名馬在櫪。直數百金者常十數。自創巾子。號僕射巾。初代鴻漸爲相。小吏以俸錢文簿白之。冕顧視喜見於色。其嗜利若此。

元宗幸蜀。所居後以爲道觀。節度至。皆先拜而後視事。郭英乂鎮蜀。移去。元宗鑄金真容。自居之。頗恣狂瀉。取女人騎驢擊毬。制鈿驢鞍及諸服用。皆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衆畔而奔。爲人所殺。

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者爲勝。杜亞在淮南。乃令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綺羅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安史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豪奢。亭館第宅。力窮乃止。時謂木妖。馬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及璘卒。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弔者數十百人。德宗卽位。詔毀璘中堂。及中官劉忠翼之第。仍命馬氏獻其園。謂之奉誠園。

潘孟陽氣尙豪俊。不拘小節。居第頗極華峻。憲宗微行至樂游園。見其宏敞。工猶未已。問之左右。以孟陽對。孟陽懼而罷工作。

王起富於文學。而理家無法。俸料入門。卽爲僕妾所有。文宗以師友之恩。恤其家貧。特詔每月割仙韶院月料錢三百千。添給議者。以與伶官分給。可爲恥之。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泊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說於心。

無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文宗素恭儉。謂宰臣曰。朕聞前時內庫唯二錦袍。飾以金鳥。一袍元宗幸溫泉。御之一。卽與貴妃。當時貴重如此。今奢靡豈復貴之。料今富貴往往皆可。有左衛副使張元昌。用金唾壺。昨因李訓已誅之矣。

中宗安樂公主與長寧公主競起第舍。以侈麗相高。擬於宮中。而精巧過之。安樂公主請昆明池。上以百姓捕魚所資不許。公主不悅。乃更奪民田。作定昆池。廣袤數里。累石象華山。引水象大津。欲以勝昆明。故名定昆。安樂有織成裙。直錢一億。花卉鳥獸。皆如粟粒。正視旁視。日月影中各爲一色。

懿宗咸通十年。以同昌公主適拾遺韋保衡。公主郭淑妃之女。上特愛之。傾宮中珍玩以爲資送。賜第於廣化里。窗戶皆飾之以雜寶。并藥臼槽櫃。亦以金銀爲之。編命鑲爲之箕筐。賜五百萬緡。它物稱是。十一年以保衡爲相。是年公主薨。明年葬韋氏之人。爭取庭祭之灰。汰其金銀。凡服玩。每服皆百二十輿。以錦繡珠玉爲儀衛明器。輝煥三十餘里。賜酒百斛。餅餠四十橐駝。以飼倖夫。上與郭淑妃思公主不已。樂工李可及作嘆百年曲。舞者數百人。發內庫雜寶爲首飾。以綾八百匹爲地衣。舞罷。珠璣覆地。十四年秋。懿宗上仙。是冬保衡賜自盡。

後唐李存審。近代良將也。常謂諸子曰。予本寒家。少小攜一劍而違鄉里。四十年間。位極將帥。其間屯危患難。履鋒冒刃。入萬死而無一生。身方及此。前後中矢僅百餘。乃出鏃以示諸子。因以奢侈爲戒。

淮南楊渥居喪。晝夜酣飲作樂。燃十圍之燭。以擊毬。一燭費錢數萬。

朱梁朱瑾有所乘名馬。冬以錦帳貯之。夏以羅幃護之。

石晉張鐸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近郊。憩於大家之上。忽有黃雀銜一銅錢。落於鐸前而去。歸復於衙院。晝臥。見二燕相鬪。畢各銜一錢。落於鐸首。前後所獲三錢。常秘於巾箱。識者以爲大富之兆。錢後爲富家積白金萬鎰。藏之窟室。出入以庖者十餘人。從行。食皆水陸之珍鮮。厚自奉養。無與爲比。孫晟仕江南二十年間。貨財邸第。頗適其意。以家妓甚衆。每食不設食几。令衆妓各執一食器。周侍於其側。謂之肉臺盤。其自奉養如此。

蜀主王衍。奢縱無度。常列錦步障。擊毬其中。往往遠適。而外人不知。燕諸香。晝夜不絕。久而厭之。更燕皂莢。以亂其氣。結綰爲山及宮殿樓觀於其上。或爲風雨所敗。則更以新者易之。或樂飲繪山。經旬不下。山前穿渠通禁中。或乘船夜歸。令宮女秉燭炬千餘。居前船。却立照之。水面如畫。或酣飲禁中。鼓吹沸騰。以至達旦。以是爲常。

湖南馬希範。奢欲無厭。宮室園囿服用之物。務窮侈靡。作九龍殿。刻沉香爲八龍。飾以金寶。長千餘丈。抱柱相向。希範居其中。自爲一龍。其幙頭腳長丈餘。以象龍角。石晉吐谷渾酋長白承福。家甚富。飼馬用銀槽。